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
文公直卷



叙往事，思来者，昌明忠侠只为历史使命

文公直



 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 978-7-5205-1405-7



9 787520 514057 >

定价：69.00元

文公直卷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



文公直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杰秦良玉演义 / 文公直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3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文公直卷)

ISBN 978-7-5205-1405-7

I. ①女… II. ①文…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5024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2.5 字数: 346千字

版 次: 202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9.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文公直卷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

文公直的历史武侠小说（代序）

张贛生

历史武侠小说是民国武侠小说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它以某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题，借题发挥，去渲染或虚构处于这一事件中的侠客们的活动。换句话说，它不以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为目的，由此形成了它与历史小说不同的特色。民国的历史武侠小说作家为数颇多，文公直便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位。

文公直（1898—？），号萍水若翁，江西萍乡人。文氏生于世家，其母博通经史，曾注《道德经》，并著《明史正误》，对他有深刻的影响。文氏五岁读经，随又读史，在幼年便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坚实基础，认识到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必有其特异之点”。文公直十三岁时离开家乡，北上燕冀，因身长体壮，得以虚报年龄考入军校，在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纵览欧洲及日本名著，尤其注重于世界史的知识。军校毕业后，文氏在军中任职。1916至1917年间，他参加讨袁、护法诸役，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转战沙场，领军杀敌，虽然南北奔驰，席不暇暖，仍利用旅途的一点空闲时间读书。1921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属下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与湖南军阀赵恒惕开战，湘军由岳阳进攻湖北，王占元派孙传芳迎击，史称“湘鄂之役”。文氏当时在湘军中任职，奉令兴师，至长沙省亲，自觉“五六年来，若有所得，而细思之，则又杳无所得”，遂向其母请示，其母正著《明史正误》，便将案头参考书给他，并说：“儿习史，当于廿四史以外求之。”文氏听了，“乃如闻暮鼓晨钟，憬然知前此之但知读而不知考核参证之为大误也”。那个时候，政治风云多变，各地军阀们朝秦暮楚，一时表示拥护孙中山，支持革命，转瞬又投靠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孙中

山，并且军阀之间分合不定，方始握手言欢，倏忽又刀兵相见。文氏作为职业军人，被上级所左右，本意为投身革命，但在军中身不由己，自难免感到困惑和苦恼，其母所谓“当于廿四史以外求之”，就是要他放宽眼界，不偏信官家一面之辞，多看看民间的各种意见，以明辨是非。他的母亲确是见识超群，这种高屋建瓴的历史观自然会使命公直拨开迷雾，憬然有所悟了。

1922年，文公直被诬入军狱，因为他受母亲教导，已然憬悟是非，故对此能泰然处之，以“铁窗风味，固革命军人所宜尝试。因借此狴犴生活，为劳生之休息，且畅读我书”的态度对待。一年后，孙中山令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自广东发兵入湘讨赵，文氏旧部得以击退军阀，迎文氏出狱。即督师追击，转战长江。不久，广东军阀陈炯明进攻广州，孙中山令谭延闿回师解救，当时文公直部远在湘鄂交界最前线，被军阀截断退路，孤立无援。文氏知敌意在捕获自己，不愿因己而使部下全军覆没，遂将部卒托军中同事统率，孤身一人赴上海。在沪闲居经年，为势所迫，弃武为文，后受聘为《太平洋午报》编辑。1928年，文氏再度赋闲，遂执笔作《碧血丹心大侠传》，于1930年出版，此后至1933年，又陆续出版了第二部《碧血丹心于公传》和第三部《碧血丹心平藩传》，计划中尚有《碧血丹心卫国传》，未能完成。

《碧血丹心》系列作以明朝名臣于谦的事迹为主线贯穿全书，前三部写在明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父子、兄弟间争夺政权的事件中侠客们的活动，由朱棣夺取政权写起，至朱高煦谋反，终于在侠客们的参与下，于谦擒获朱高煦。第四部拟以“土木之变”至于谦冤死为主线，这一部《碧血丹心卫国传》虽未完成，但作者在第一、二部末尾均曾预告，第三部末尾又为过渡到征番做了铺垫，可见作者早已成竹在胸。

《碧血丹心》系列作，动于1928年，而文氏立志作此，却是在1922至1923年身系军狱时。《碧血丹心大侠传》文氏自《序》云：“榴花照眼时，枯寂之狱中，沉闷欲死。母慈兄友，为之向戚旧假得敝书一篋，以金饬狱吏，乃得入。直深感母兄之挚爱，一一检而读之。夜无灯火，则就如萤之看守灯光下，扞拊而翻叶。无意中，检得一残本，署曰《千古奇冤》。时以栢杨余生，睹斯四字，手颤心摇。急就窗棂曙色，急目速读，则所记为明代钱唐于忠肃公（廷益）之惨史也。书中人名、事迹，颇为正史所

无，而又民间传说所不及。如其确也，则此一卷之存，其为碧血丹心之灵，使之得传于世，而为五千年来唯一忠侠吐一口冤气乎？爰浏览三四，深蕴诸脑海中；复从狱卒假得楮墨，誊录一过。默念此身而不膏斧钺者，会当白此奇冤。”这是1923年5月间的事。文氏所见《千古奇冤》原本为文言列传体，一卷总三万言，在他出狱时，仓促未及携带抄本，原本又留在军阀割据的湖南，所以他写《碧血丹心》系列作时，只能根据记忆加以敷衍，实际是一部借题发挥的创作。

了解上述这一段过程，有助于把握《碧血丹心》系列作的特点。首先，文氏此作既不是为了赚取稿酬，也不是为了消闲娱乐，而是意在言志，抒写自己对历史、对政治的看法。他在自《序》中说：“直读史所得以为民族竞生存、争人格之英雄，当以岳忠武、文忠烈、于忠肃、史阁部为最。而岳忠武之声名，独能深入平民，国人无不知者，推其所以，则因说部与戏剧宣传之力也。然而国人以崇钦岳忠武之故，于民族之忠侠性激发不少。倘使文忠烈、于忠肃、史阁部之光明磊落、碧血丹心，尽入于人心，则我民族之光大为何如者？……唯独关于于忠肃，则除《千古奇冤》外，更无为之一言者。且有荒唐传奇，竟指于公为权奸者，则贼臣之裔颠倒混淆，欲以一手掩尽天下后世之耳目，尤使人愤懑无既。以于公之忠侠天成，保全华夏，卫我民族，于众议和让、行且为奴之际，以大无畏之精神，于无兵、无财之时，湔民族之奇耻大辱，破瓦刺而迎归英宗，求之五千年历史中，能雪耻复仇如是之痛快者，厥唯于公一人耳。乃五百年来，竟无人为之宣传，一般人亦淡焉若忘，……耻亦甚矣！直不敏，虽文不足以副志，辞不足以达意，而窃有愿焉，以为我所认为当为者则为之，毋以诿人，毋以望于人，是责任心也，亦人所当具也。为之而当，固无论矣；为之而不当，亦当有人纠之正之，则我首创之责，允当由我内心之驱使而定之行之也，……虽未能充分考据证实，而稗官家言，自不妨衍之成篇，但求无背志旨可耳。”文氏自少年时代投身革命，饱经坎坷，受政治权势斗争牵连，数度蒙冤，他的这一番话自不同于一般书生的泛泛高调。

文氏作《碧血丹心》，还有其现实针对性，自1925至1929的几年间，数度发生日本、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变或惨案。1925年5月，上海日本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引起群众示威，英国巡捕开枪镇压，屠杀中国民众十余人，伤数十人，史称

“五卅惨案”；同年6月，汉口码头工人游行示威，抗议英商太古公司英籍船员殴打中国工人，英国军警开枪镇压，屠杀中国工人八名，伤数十人，史称“汉口惨案”；十天后，广州工人、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日、英的暴行，又遭英、法军队开枪镇压，屠杀中国民众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史称“沙基惨案”；1926年3月，日本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史称“大沽口事件”；同年9月，英国军舰炮击万县，死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焚毁民房商店数百家，史称“万县惨案”；1927年3月，英、美军舰炮击南京，死伤中国军民二千余人，史称“南京事件”；192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万余人，史称“济南惨案”；同年6月，日军预埋炸药，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史称“皇姑屯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和惨案，使曾为革命军人的文公直深感蒙受了奇耻大辱，由此又引起他对当时流行小说的不满，故作《碧血丹心》以鼓舞中国人的斗志。

文氏著《碧血丹心》虽声言发扬武侠精神，但其胸中原激荡着一股冤抑不平之气。军人出身之文氏，不能征战沙场报效国家，被迫以笔代刀，纸上谈兵，其心情不言自明。这就使他笔下的武侠与一般武侠小说中之武侠有所不同，一般武侠小说着重的是惩恶扬善，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着重的是正义感，而文氏笔下的武侠却着重在一个“忠”字。表面上看来，他写的是忠君，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封建意识，其实文氏所提倡的是忠于国家、民族，并非忠于君主个人。他笔下的君恰恰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只顾个人权力的历史罪人。文氏在自《序》中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说：“朱元璋以匹夫而得天下于马上，驱异族出塞，其所本者民族之忠侠性耳，其功业之成固无文事也。乃既得称帝南都，苟安畏难，不为彻底之谋，而唯求永世之术，以八股愚民，以戮功之事；遂令国内无可可用之兵，盈廷皆坐谈之士，于是而有瓦剌之祸，终成土木之辱，蹈宋之覆辙，而重演元首为俘囚之耻剧。幸以于忠肃公之忠侠奋发，力排迁都及乞和之议，得保全民族之安全，而不致为南宋之续。乃英宗朱祁镇图一己之私，忘救己之恩，毒害于公，而复宠宦竖，斥武侠，积弱所致，遂有清之祸。此就历来中夏之君论之，其证已显然昭示吾人矣。”这一主题预计在第四部《碧血丹心卫国传》中通过于谦冤死来完成，可惜计划未能实现，留下了一部不完整之作。文公直报国壮志未酬，冤抑不平，他写于谦就是写他自己，他写逆藩就是写当时的军阀，他写朱棣、朱祁镇就是写

现实的当权误国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文氏《碧血丹心》也正是一部述往思来之作。作为历史武侠小说，不仅要以某个历史事件为背景去描述武侠故事，更要作者有一种针对现实的历史使命感。这正是文公直不同一般之处，我之看重《碧血丹心》，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作为小说，艺术表现技巧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它能否吸引读者。在这方面，文公直的文笔虽不能说十分高超，但也不失其生动流畅。一般说来，文氏的小说艺术重事实不重铺张，以行文明快、有条不紊见长，特别是他写战争场面时，这种优点显示得更为突出，行军布阵，混战厮杀，都能面面顾到，条理分明。这自然是由于文氏曾受过系统的军校教育，又曾亲自领兵连年征战沙场，以军功获少将军衔，故而写起战争场面来游刃有余，但同时也表明他的文笔颇有功力，仅仅熟知战场实况而无相应的表达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不能取得他这样的成绩。

文公直定居上海多年，也曾广泛浏览上海新出的各种小说，或即因此而使他的文笔具有了南派小说的风格，尤其是他笔下的女侠，颇有些类似包天笑笔下女性的味道。

在民国的历史武侠小说作家中，文公直可算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和当时上海的其他武侠小说名家相比，他的常识和文字功力并不弱于平江不肖生，较顾明道、姚民哀则尚胜一筹，可是他的作品却不如平江不肖生和顾明道的作品那样风行，这主要是由于文氏著文言志，重教育轻娱乐，重事实轻铺张，因而趣味性不足。文氏企图以《碧血丹心》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结果矫枉过正，反而削弱了作品吸引读者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文氏的失策。

目 录

第首章	叙源流荒蛮勤辟土 述旧绩青史炳鸿文	1
第一回	白发红颜千峰养志 冰心竹节万里寻夫	14
第二回	遇豺狼无端双惨死 受狮犀有意独寻仇	21
第三回	凄凉惜别慷慨离山 风雨追亡奋勇渡水	28
第四回	斩剧贼初试怒狮剑 擒恶霸双挥卧蟒钩	37
第五回	卫正义女将军初见 笃亲情老武师远行	45
第六回	奋勇除奸六骑并辔 学成人世独立救亲	52
第七回	四载伤怀一朝快慰 双抓在手五女倾心	59
第八回	会群英仗义急公义 斩两贼奋威振军威	66
第九回	斗盗首六女并逞雄 馘渠魁八侠齐着力	74
第十回	扫穴犁庭英雄聚会 飞绳走索豪杰相知	81

第十一回	湛意深情间关纵迹 热肠烈胆恬怙拯援	87
第十二回	创巨业荡秽建新基 赋同仇驰尘援旧友	95
第十三回	晤淑女絮絮问根源 钦武师殷殷陈宿怨	101
第十四回	分道扬镳共谋救友 坚心忍辱矢志雪仇	108
第十五回	赤忱反正助缚巨贼 丹心急难同策锄奸	115
第十六回	赋嚶鸣涉险求良友 奋雄心聚义会佳期	123
第十七回	鞫贼供鞫得魔窟情 同抱仇同怜弱女遇	131
第十八回	入龙潭深宵拯老妇 渡庄河危索仗娉婷	139
第十九回	并力奋斗群英努力 惊心往事一女伤心	147
第二十回	深思苦索募忆惨情 开诚布公明告仇怨	155
第二十一回	纳兰言忍辱效吞炭 江诽语记恨险操戈	162
第二十二回	献狐媚借箸贼女主 扬虎威挥钺斩番奴	170
第二十三回	奋勇突阵戈挥钺舞 急难赴援旗翻卒遁	177
第二十四回	雪耻荡秽两破贼巢 察毒擒凶独褫奸魄	183
第二十五回	逐逃寇众侠会同仁 振雄威单刀诛六盗	190

第二十六回	戮群凶正言宣罪案 筹善后合志涤污坑	200
第二十七回	抄赃得金行仁以赈 鞫供吐实仗义拯冤	208
第二十八回	探踪迹且作狎邪游 欣邂逅蓦遇有心人	217
第二十九回	以直扳怨擒彼豺狼 奋勇降魔歼斯狐狸	228
第三十回	赋长征千里走征途 雪奇冤片言折冤狱	243
第三十一回	承命护法场擒四秃 惊心伤往事走全家	254
第三十二回	整顿旌旗戈矛西指 发扬雄武甲马东来	263
第三十三回	悍泼本家风夫从妇 刁顽谋爵位伪乱真	270
第三十四回	平地狂波红旗倡乱 冲霄义愤白杆兴师	276
第三十五回	赤血白铁殉土全忠 金羽银枪为国诛叛	283
第三十六回	猛将统雄兵收失土 庸臣误国事纵凶酋	292
第三十七回	裹糒万里行勤王事 挥军千骑发破奸谋	299
第三十八回	挥戈离旧主矢同心 连骑沐新恩挥热泪	311
第三十九回	血洒杜鹃红全家灭 声同孤鹤唳巨魁歼	323
第四十回	奋三军会二帅破贼 荡七寨斩十苗成功	336

第首章

叙源流荒蛮勤辟土 述旧绩青史炳鸿文

如火的赤日，照彻大地，使得一切生存在大地上的人们无不汗流浹背。尤其是南部的农民，这时正当是努力田畴以求收获的紧要时候，只好坚强着天地父母所给予他们的身体，整日价和炎威高压的赤日相抵抗，狠命地为生命而挣扎。

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夕阳西下后，几碗糙米饭，七尺芦草席，一枕黑甜，寻觅那人生的幻梦。晨鸡一唱，笨重的铁锄又压上了他们的肩头，驯而且笨的老牛做了他们的前卫。柴扉启处，蜡黄的面皮，黧黑的肌肤，又和初升的赤日做了坚强的撑持者。

但是他有的是坚决的精神、刚强的体魄、沉着的意志、毅勇的心思。不但成了为人类服务的第一等大英雄，伟然峙立在人生的途中，而且成为人类国家的主体、中坚分子。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人类生存的维持者，谁也不能反对他握有人类生活的整个主权，这就是人类中无上上品的农人。

四川省的忠州，在三百年前，还是一片荒野。丛丛莽莽的衰草布满了这膏腴的大地，活动的动物，只有毒蛇猛兽。亘古无人烟，遍地皆秋草，本是塞外的风光。然而西南部川蜀，竟也有这种境界。自蜀汉三国时代，历南北朝时的前蜀、后蜀，无数的“西蜀天子”，却始终没把这一片荒原辟成人类栖息之地。虽然在志书上有“忠州”这么两个字存在着，却都视作蛮荒，没人过问。任令一班未开化的苗族，拥戴着那征服他们的族中之强者——土酋，在这一片“化外”的地域中，作威作福。

当距今日三百八十年以前时，成都有一家耕读人家，姓秦名叫无再，一家五口，都是兄弟子侄。秦无再是家主，兄弟秦无逸，儿子秦榛、秦

槐，侄儿秦树（秦无逸的儿子）；可是都是单身汉子，谁也没有室家之累。自他家祖上就佃种得两顷田地。成年整日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极平常而且极劳碌的生活。

他们这一家子，有一点是和左近一般农民不相同处，或者也可说是各地农民社会中所不多见的，就是他们自幼都是祖父相传，读书识字。虽不做八股文章，不图骗取乌纱玉带，却都能见理能文。还有一点，就是祖传拳棒，终身练着。都不是为欺负旁人，自逞英雄。只为着辛勤自卫，防护盗贼的侵害、强暴的威胁。这两项是他们两代五个人一致的本领，也就是农事而外的日常功课。

他们终年的辛勤，很不容易得来的收获，却是自家享受不到一半。到那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却要恭恭敬敬、服服帖帖献给那永不下田、永不做工的坐食者——田主。每年耕种时，请帮忙工要垫本钱，买肥料要垫本钱；甚至养牛、车水以及收获时赶天气请打稻工，无一不要垫本钱。收着了，除去本钱的再算自己一家五口在耕种期间食用，就只剩下缴纳田租了。缴过田租之后，仍然是十指空手，相对无策。下半年的食用，仍要设法做工，另找饭吃。甚至东家厉害一点儿，要除糠去碎，大斗加斛，弄上一弄，便连自己的吃粮也得全都贴上，还要告哀告苦，受申受斥，才得勉强完事。再要命运不济，遇着了水旱虫伤，偏灾天祸，既不是人力防护得来的，自然是束手无策。却是地主的租粮，仍是不能减少。不怕连裤子也卖掉，东家只是知道按数收享，一概不问。秦家这五口子，就这样忙得少的老了，壮的弱了，也不曾成得一份人家，过得一天日子，反而累死了两个苦命的媳妇。

似这般度日如年，也就是度年如日。秦无再有一天送租给东家，被东家挑剔十足，说尽了好话，终至下跪，才由补十石减到补八石。再要减是不行的。如果违抗，马上就有送县押追的险难。没办法，只得忍痛且自答应着。想回家时再和兄弟商量哀求本村村董，去借高利债，来填这亏累。东家是不问的，只要如他的意，反正佃户是贱骨，不折磨他，就要放刁的。

秦无再挑着空箩，垂头丧气，离了繁嚣的城市，来到绿野的乡村。一路走着，暗自思量：“我为什么这般不如人？不是为着没有地吗？地，是天生的，为啥人家有，我没有咧？他拿钱买地，就算这地的主人，那么，

这块地最初时是谁的？难道是有一人造成这地，拿来出卖的吗？我想一定没有这样的事。也不过去官府强占着说‘这地卖多少’，有人给钱，就买去了。不对，这地怎么会值钱呢？一定是有人把它开辟垦种，使它能够出产生利，地就值钱了，能卖了。一定是这个道理！那么，最先开辟这地，使它能产生值钱的，一定也是个人呀！怎么我就不行呢？我为什么一定要受人家的苛刻呢？不，只是受他那几个钱的苛刻，他没钱买地，不就和我一般吗？又怎成苛刻我呢？我就是没钱，才受这劳罪。要爽快，先得弄钱！嗜！似这般终年累月，代人家忙，甚至拉亏空，借高利，哪能有钱呢？哦！‘有土方有财’，读过的。还是弄片地，弄地先要钱，怎么办咧？哦，有了！我没钱，还有气力。不但我，兄弟子侄都有气力。气力就是钱。与其拿气力整日价白忙，为什么不找二片荒地自己开辟出来，不就是钱吗？就不受气了吗？哈哈！不就有地了吗？唉！有气力不给自己用，给人家押租、年租，再把气力送给人家，这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吗？”

主意既得，一肚子愁惨尽化云烟。脚劲立刻陡增，两腿如辘轳，分外提拔得快。没多时，便到了家里。秦无逸赶忙接着问：“租缴清了吗？能不出岔子吗？”秦无再把空箩交给伸手来接的秦榛，笑着高声答道：“得啦！再受得厉害，也只有这一趟啦！他妈的，随他怎样挑剔，瞧他明年还能对付老子！”秦无逸听着，当是哥哥又憋满了气回来了。不想再勾起他的烦恼，便说：“哥，您累了一整天了，今儿树儿没事，去涧里摸得五六条琵琶鱼儿，我给你整治了。还有一瓶请工剩下的黄酒。哥，您歇歇，喝一盅，舒舒气吧！”秦无再点头道：“成，兄弟！领你的吧。做哥哥的今儿正想着要喝一盅，还带着想和你细细地谈谈。兄弟呀，哥哥我想着一条大路了。管保你吃苦不吃气，你道好不好？”秦无逸道：“只要不吃气，再苦些，有甚紧要！哥，只要您有主意，做兄弟的凭这点儿蛮力拼着干吧！”秦树、秦槐帮秦榛鼓掌了一阵，堂中的白木桌儿调开了，一大黄瓦钵的鱼供在桌当中。两方摆着两双黄竹筷、两只粗瓦碗，还有一只泥封黑瓦瓶，孤竖在桌角上。那一边，一只三条腿，夹着砖衬住一方的歪凳子上，摆着一只小篋篓，上面有一条半白半乌的布覆盖着，布的四周皱隙里，不断地冒着白云也似的热气。那就是秦氏五口子辛苦经年，受尽剥削所剩下的屑屑，其名曰“饭”。

秦无逸拉着秦无再进了堂屋。秦无再取肩头的粗布揩了揩额上汗、颊

上尘，仍搭在肩头，便和秦无逸对面坐下。秦树连忙拿起那只孤竖的黑瓦瓶，向旁边歪凳角上碰去封泥，急转身到白木桌横头，给伯伯、爸爸各个满满斟上一碗。

秦无再瞧着秦树说道：“来！你们去掇两条板凳来，这儿坐下。”秦无逸道：“哥，喝吧，孩子们有得吃的日子呢！”秦无再摇头道：“我不是为吃，是要说几句话。叫他们坐在这里，也好听了。”秦无逸听得有话说，便不再说什么，只向秦榛、秦槐说：“你们就坐下吧。不小了，也该听听教训了。”秦榛等答应着，去掇了两条板凳，分摆在两横头。秦无再又叫他们取了筷子酒杯来，说道：“我今天要大家乐一乐，因为我们从此以后，想要脱离苦海，给秦家子孙脱去张奴皮呢！”

秦无逸陪着他哥喝了一碗，一面夹着鱼，一面说道：“哥，我瞧您今儿很高兴，许是遇着什么机会吧？要不，就是遇着东家高兴，今年没叫再补粮，是不是？”秦无再眉头朝中间一挤，额头上顿时显出几条皱纹来，直摆着颗黑脑袋，说道：“再不要提那东家呢，哪是东家，简直就算冤家罢咧！不挑剔，不爱少挑剔罢咧！照他的斗斛量，还多了一斗七升，却又说：‘砂子多，稗子也不少，补十石吧。要不肯，就过风箱。’你想，新谷子，太阳底下才收来的，能过他那大夹板风箱吗？给那大夹板一扇不要说十石，许还缺到十五石、二十石，也说不定呢！你说他们管地掌产的心狠不狠？”

秦无逸道：“那么，怎么赔得起咧？家里总共只剩得十四石谷子。五口人，光吃得三石谷一个月，原本就差多了，还想冬里去帮锯木，混过几个月。如今再补去十石，只剩四石，这八、九两个月怎么得了呢？”说着，便愁眉紧皱，饱含着两眶眼泪。却恐怕哥哥着急，不忍流下，极力噙在眼眶里眼角里，筷子只在瓦钵里翻腾，始终不曾夹一块鱼进嘴。

秦无再已觉得兄弟在伤心下。再瞅两个儿子、一个侄儿，也都惨然呆着，默默相对，好像有无限苦楚，说不出来。不觉长叹一声，道：“咳！我比你们早就着急了。不过呆着急，有什么用处？我已经想得了一条死里逃生的大路。不过得大伙儿齐心协力，猛着待着，朝前傻干才行。”秦无逸先是一喜，道：“咱们这一家人还有谁生心躲懒吗？”忽然一想，陡然满面惊惶道：“哥！您不要想左了！东家的势力不小呀！咱们傻干，拼了五条命，只算是白丢！那可不是玩儿的！宁肯咬着牙齿忍着痛，拼着多饿几